

修心为“笔”法治为“墨”，书写高墙内的新生答卷

通讯员 韩冬 王勇江

杭州临平山南麓，高墙之内，20年间发生了一场深刻变化。从“管得住”到“改得好”，从“单一惩戒”到“系统重塑”，浙江省第二监狱与法治浙江建设同频共振，以创新为引擎，探索出一条兼具人文温度与体系深度的教育改造之路。

阅读修心

2001年，罪犯许某进入省第二监狱改造，悔恨与自责让他的心如铁窗般冰冷。在民警引导下，他开始读书，图书室的千册藏书成了他改造路上的光亮。一年读完的书超过前半生总和，两年后他获得首次减刑裁定。16年间，许某写下十几本笔记，逾千万字。2025年，《浙江法治报》刊发他的改造故事。出狱后许某应民警邀请回监分享：“阅读不是逃避，是重建自我。”这番话打动了许多罪犯。

许某并非孤例。近年来，省第二监狱通过“阅读修心”工程，让罪犯在经典阅读中理解规则的意义，在写作反思中重构与法律的关系。

监狱推行“一馆一室三共享”图书管理模式，实现了监区图书角、数字阅读终端、流动书车全覆盖。“分层分类阅读”精准施策：“开心班”以漫画降低门槛；“养心班”推荐《论语》《刑法释义》等；“润心班”鼓励自主写作。

当一个人拿起笔反思过错、翻开书明辨是非，他便从法律的“被动受罚者”转变为法治的“主动认同者”。这正是监狱所追求的——让每一个曾经违法的人，都有机会成长为守法、尊法、护法的人。

制度明责

省第二监狱的创新不止于个案，更构建起系统性的教育改造生态。监狱落实“135”工作体系：“1”是坚定政治方向，“3”是基础性改造、关键性改造和增益性改造，“5”是巩固“五心并修”修心教育模式。其核心突破在于将教育改造从常规活动上升为系统体系，让管理者从依赖经验转向有章可循。

2026年全省监狱工作会议明确，以“悔改表现指数”和“再犯罪危险评估指数”为标尺，推动改造从经

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，让教育改造从“可多可少的良心活”变成“有据可查的法治账”。“两项指数”将罪犯的改造表现量化为可比较、可追溯、可审查的数据指标。每一个减刑决定背后都有客观数据支撑，每一次评估结果都经得起法律审查，真正实现用制度管权、按制度办事、靠制度管人。

同时，监狱设立三级法制员队伍，统一裁量基准与取证标准，破解“同案不同处、同错不同罚”的难题，让公平正义在个案中彰显。

内外联动

省第二监狱的民警队伍早已不是简单的“看守者”，而是集“教育者”“引导者”“疗愈者”于一身。目前，监狱法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学背景民警占比超40%，研究生学历者逐年增加，2023年以来累计参加法考的民警达60余人。监狱成立“心理矫治工作站”，民警通过书信、谈心、云会见化解罪犯心理危机。民警吕晓云曾以一封手写信，让绝食罪犯李某重拾进食意愿。

监狱的创新也从不囿于围墙

之内。与浙江开放大学共建“成人教育学习中心”，2024级工商管理大专班43名罪犯获得正式学籍。与属地司法局、律所、心理咨询机构共建“矛盾多元化解平台”，2023年以来成功调解罪犯家庭纠纷127起。“黄丝带帮教”项目落地后，民盟组织定期进监开展法律援助和就业指导。出监前推行“三证考核”——学历证、职业技能证、普法证，确保罪犯回归时具备基本的法律素养。2024年6月，九三学社廉政教育基地在省第二监狱揭牌。

“要让法治建设成为每个人——包括高墙之内的罪犯——都能感受到的公平正义。”监狱党委副书记、监狱长王振伟说，“实践证明：改造一个人，就是修复一个家庭；修复千万个家庭，就是筑牢一个社会的根基。”

浙江省第二监狱用20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以阅读修心，让法治意识在个体内心生根；以制度创新，让教育改造从经验走向规范；以队伍升级，让执法者成为法治的践行者；以社会协同，让监狱治理融入法治浙江建设大局。

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师、浙江省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研究员 桑田

专家点评

以教育改造为切口，浙江省第二监狱在阅读修心、制度重塑、队伍建设和社会协同四个层面，较为立体地展现了监狱治理现代化和法治浙江建设中的积极探索，呈现了其在教育人、改造人、挽救人中的深层价值，较好地体现了法治刚性与治理温度的有机统一。阅读重塑人生、“135”工作体系、“两项指数”、三级法制员队伍、“黄丝带帮教”等具体场景，充分体现了法治在规范执法、保障权利、修复关系、促进回归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也彰显了浙江省第二监狱以制度创新提升改造质效、以人文关怀激发向善力量的实践智慧，真正把公平正义落实到执法细节之中，把重塑人生融入法治建设进程之中。

破解治理难题 守护无毒青春

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郭文

近年来，针对以“笑气”、替来他明等为代表的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治理难题，浙江省余杭强制隔离戒毒所（以下简称“省余杭所”）集全系统之力，推动戒治康复工作，成为法治浙江建设中“以创新破难题、以法治护民生”的生动注脚。

从“求治无门”到“有处可医”

“以为这辈子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了，是这里给了我重新站起来的希望。”23岁的小李曾是一名“笑气”成瘾者，因长期吸食导致下肢神经受损，一度只能依靠轮椅出行。

近年来，以“笑气”等为代表的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日益凸显。一方面，其危害不亚于传统毒品；另一方面，因暂未被列入管，吸食者不属于强制隔离戒毒对象，社会面缺乏专业的戒治渠道，许多家庭陷入求治无门的困境。

“戒毒场所必须破题开路、转型发展。”省戒毒管理局党委书记、局长林守儒认为。

2024年8月，在省司法厅和省戒毒管理局重视指导下，省余杭所率先

开展针对吸食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的戒治康复试点工作。经过实践探索，场所建立“走读式、寄宿式、封闭式、远程式”四种收治形式，打造“公益化运转、校园式管理、医院式戒治、多元化保障”四大机制，确立“415”工作模式，增挂“浙江省戒毒康复所”牌子，被司法部戒毒管理局列为全国12个省份的试点单位之一。

“戒治对象可在自愿基础上选择适合的收治模式，除基本的食宿费外，不收取其他任何管理服务费用。”省余杭所党委书记、政委严朝晖介绍。

截至目前，该所已累计收治来自全国19个省份及4个海外地区的戒治对象700余人次。

从“束手无策”到“综合施策”

在省余杭所内，像小李一样“双腿走不了、双手抖不停、双眼看不到”的情况十分普遍。“当务之急就是先帮助他们恢复身体机能。”省余杭所医院院长周颖介绍。

为此，省余杭所摸索出了一套“中西医结合”的治疗方案：西医方面，采取药物对戒断反应进行干预，通过甲钴胺注射液补充维生素B12，

并口服维生素B1、B6及胞磷胆碱钠等药物营养神经。中医方面，采用针灸、电针刺激穴位，配合温经活络的中药足浴等方法。经过3个月系统治疗，小李终于能够独立行走了。

躯体性症状解决以后，心理疗愈和运动康健成为重点。省余杭所戒治康复管理专班负责人周浙迪说，该所引入专业家庭治疗模式，开设“伴暖”心理疗愈课程，综合运用沙盘治疗、焦点技术等逐步纠正戒治对象错误认知、舒缓精神压力、重建社会支持。同时建立“基础体能、专项功能、特色康复”3个层级的训练体系，引入踝关节被动训练仪等20余类设备辅助治疗，开设五禽戏、八段锦、金刚功等特色课程。

“恢复的情况不单单靠感觉，还要有科学的评估做支撑。”综合矫治专班负责人范仲涛说。该所首创“六维一体”评估体系，从成瘾渴求、精神躯体共病、运动功能、认知功能、心理健康、安全风险6个方面进行评估，动态调整康复处方。

“我们初步实现了‘三个100%’目标，即躯体症状康复率100%、所内戒断率100%、康复人员和家属好评率100%。但杜绝‘复吸’才是关键。”省余杭所党委副书记、所长沈永海说。

从“救一个人”到“护一群人”

“我们在做专戒戒治康复这个‘中端’的同时，也在做大大法治宣传教育‘前端’和出所照管‘后端’。”该所副所长杜丹介绍。

在省戒毒管理局的部署下，省余杭所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警示教育纳入“法治青蓝”专项行动，组建“良渚之光”讲师团，15名优秀民警担任属地学校法治副校长，今年已深入“大中小技特”等学校上“禁毒教育开学第一课”23场，覆盖师生5万余人。

同时，该所建立戒治康复社会化协作平台，与省内50余家政府部门、科研机构、高新企业深度协作，在成瘾机制探究、心理创伤治疗等方面进行探索。

杭州市余杭区委政法委干部张良杰介绍，区委政法委、公安分局也大力支持，协调区级财政推动项目建设，区民政局、慈善总会帮助建立戒治康复关爱基金。

此外，省余杭所与全省91个社区戒毒（康复）指导站联合开展戒治康复“进村入户”行动，配合属地政府落实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人员延伸帮扶措施，最大限度“减存量、控复吸、防肇祸”。

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师、浙江省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研究员 徐新星

专家点评

面对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这一新挑战，省余杭强制隔离戒毒所坚持“以创新破难题、以法治护民生”，化被动应对为主动治理。近年来以担当之姿实现三重跨越：通过率先破题，从求治无门转向有处可医，填补治理空白；通过锐意创新，摸索出“中西医结合”综合治疗方案，从束手无策迈向科学施策；通过系统延伸，做强戒治康复中端，同时拉长法治宣传前端与出所照管后端，从救一个人拓展到护一群人。这一系列举措和成效，不仅是法治浙江建设的鲜活注脚，更昭示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向——面对新型风险，只有专业有为、关口前移、链式防护，方能筑牢守护群众的安全基石。